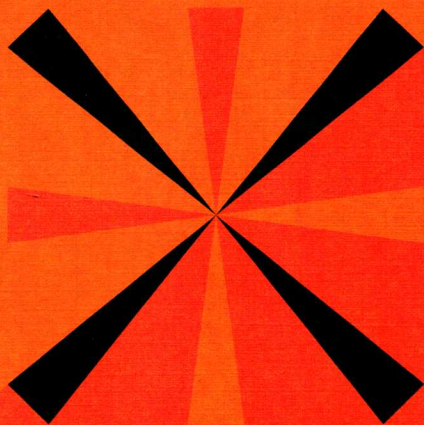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实 力 派
小 说 家

李 约 热



倾力打造 野马镇伤心故事集

人 间 消 息

约 热 著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人 间 消 息

李 约 热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人间消息
RENJIAN XIAOX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消息 / 李约热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5

ISBN 978-7-5598-1704-4

I. ①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6033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
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: 541199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8.5 字数: 170 千字

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7 000 册 定价: 4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001 村庄、绍永和我

022 龟龄老人邱一声

074 美人风暴

——给我亲爱的朋友

086 情种阿廖沙

116 人间消息

136 南山寺香客

172 幸运的武松

191 你要长寿,你要还钱

209 二 婚

村庄、绍永和我

来之前，他们跟我介绍这个村庄：

全部都是“小洋房”，树很多，你去那里，就像去风景区。

他们从手机里调出这个村庄的图片，确实如此，有点迷人。

坐惯了办公室，看着这些照片，感觉一阵清风隔着手机屏幕朝我吹来。

这是单位的扶贫点，领导正愁没人去，动员大家报名，到我这里时领导是这样说的：

你看哈，人家柳青，下乡当农民，写出一部《创业史》，你不是说要写一部牛×的小说吗，这是个好机会。

我们领导外号洪大炮，一个正处级干部，跟副职、跟手下经常点头哈腰，经常一副被人欺负的“衰样”，一点都没有领导的派头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服他。这年头，平易近人得不可思议的领导还到哪里去寻找。

他跟我说柳青，我没有心动，他就是跟我说曹雪芹，我也不

会心动,因为啊,如果我真冲着这个下乡,我很快就会多两个外号,一个是李柳青,一个是李雪芹。谁愿意有这样的外号呀。虽然这两位先生都是伟大的作家。

我对洪大炮说,我不缺生活,想写的都还没写完,世上的路千万条,我有自己的一条。

要不是他们调出这个村庄的照片,要不是那阵清凉的风隔着手机屏幕朝我吹来,我也不会站在这里。(话又说回来,只有一阵清凉的风隔着手机屏幕吹来还不足以让我来到乡下。眼下,我衣食无忧、毫无负担,觉得自己已经是人生的赢家,看什么都顺眼,人生的“米”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。这种状态下的人,很容易自己找“贱”。法国作家塞利纳的小说《长夜行》,男主人公正在跟朋友喝咖啡,一支队伍从眼前经过,他突然决定去当兵,从此枪林弹雨,出生入死。我此时的心境跟塞利纳笔下的男主一样,某种不安分的基因在体内苏醒,跟组织的需要没关系,跟牛×的小说没关系,甚至是跟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废墟还是风景区都没关系。我想一切清零,让乡间的人和事填满自己,之后呢,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,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。有点豪气干云,也有点游戏人间。从手机里吹出的那阵风,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个比喻不好,其实应该用“药引”来形容好些,但是后来的经验告诉我,一匹骆驼轰轰烈烈地倒下的意象,要比“药引”生动

和确切。)

放下行李,听完村主任介绍村里的情况(他说的那些数据我根本记不住),我就急着要去村里看。

主任带我去“村里最穷的人家”瑞明家。

在这之前我了解到,村里农户的房子都很坚固,就连清洁员瑞明家的房子,也是砖混结构——“就连……”,不是我这样说,是村委的人这样说的。在村里,搞卫生是最累最苦的活,工资也不高,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,是没有人愿意当清洁员的。就连……最穷的人家都是砖混结构,这个村还不错嘛。

天空下起了细雨。现在是三月,三月的雨打在脸上,痒痒的,似春风拂面。广西这个地界,好就好在雨水充沛,植物茂密。你看眼前,我们单位的扶贫点,绿树掩映,烟雨缭绕,宛若仙境,跟塞利纳笔下的男主要去的非洲可不一样。

这些年,当地政府在修路方面下大力气,水泥路都铺到各家各户的门口,三月的细雨撒在上面,闪闪发亮。这个时候走在油亮的水泥路上,我有去踏青的感觉,也有去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。

但是短短五百米之后,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

村主任从后面递给我一个口罩,我回头看他。他一脸的歉意,说,你戴上。

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一出。

路上全是牛粪，等下到村里，怕你受不了。他说。

他是怕我受不了牛粪的臭味。有什么受不了的，牛粪我又不是没见过，没那么夸张吧。我很想告诉他我来自野马镇，小时候我跟韦光良的儿子阿宝打架，他打不过我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朝我放冷枪：用一张芭蕉叶捂着一泡牛粪，朝我砸过来，正好砸在我脸上……你说，有这样经历的人还需要口罩吗。

我把口罩挡了回去。

主任说我们这里就是卫生不好搞，戴个口罩也很正常。说着把口罩塞进包里。他的口罩，肯定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他真客气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个村庄的另一面逐渐显现出来。

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，酥在春雨里的舒服的感觉很快就还了回去：所到之处，被踩踏、碾压的牛粪铺满一地，现出人畜的脚印以及摩托车、人力车的车辙；猪圈、牛栏里的污水都顺着墙脚流淌在路的两边。乍暖还寒，许多小虫子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长大，它们扑面而来，我不得不用手去驱赶它们。

我和村主任见缝插针，几乎是跳着才进到村子里。

这个绿树掩映的小村庄，只能远观啊。

主任说，平时会好一点，这几天瑞明家里有事，来不及清理牛粪，加上这两天其他村的母牛都来我们村配种，牛粪比平时多了好多，所以就变成这样。

在我们野马镇，每到配种的季节，猪也好牛也好，都是公猪或者公牛的主人赶着自家的宝贝，上门“服务”，傍晚的时候，公牛或者公猪的后面，经常跟着一个醉汉。这里颠倒过来，凤求凰，难道公牛比母牛金贵？

我说，你们这里的习惯很独特嘛，我们那里都是公牛上门，任劳任怨。

主任说，这是科学。

可能吧，我不懂科学。

后来我知道，为了改良水牛品种，自治区水牛研究所的科学家采用新的科学方法，给村里的母水牛统一催情，并带来良种公牛，集中交配。公牛母牛的“情事”，已经不是我小时候的野马镇版了。从这件事上看，时代真的是变化太快。只是我村一地的牛粪，没有人处理。

我们来到瑞明家。瑞明家的房子只有一层，墙体裸露，水泥砖被雨水冲刷，开始泛黑，让人想起劳累过度，脸上长黑斑的汉子。这房子有些年头了，和他家两边都是两三层且外层都贴上瓷砖的房子相比，有些寒碜。屋里也一样，墙体没有抹灰，这座房子用了多少块水泥砖你都能数得出来。墙上挂着衣物、竹篮等杂物和生活用具，感觉家里重要的东西都挂在墙上。家中桌子有两张，一张是神台，神台上有祖宗的牌位和伟人的画像；另

一张是吃饭的桌子,吃饭的桌子摆在家中间,桌上有粘苍蝇的白色卡片,刚换新的,有几个黑点在挣扎。这还是春天啊。

村主任用土话喊:瑞明瑞明。

一个男人从房间出来,矮、瘦、黑,像极他家年代久远的墙。

主任跟他简单地介绍我,说的是当地的土话。瑞明的手在围裙上搓了几下,就伸过来给我握。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通。主任也没给我翻译,好像瑞明跟我讲的都是不需要翻译的废话。主任拍他的肩,大概瑞明逢人就诉苦的毛病他已经厌烦。他跟他叽里咕噜几句,瑞明点点头,松开我的手。

主任对我说,瑞明家的困难跟其他家不一样,他儿子不成用。

“不成用”,我以前跟附近这一带几个县的人打交道,他们都用“不成用”这三个字来形容某些质量不好的物件。比如说物价上涨,他们会说,现在的钱不成用,某些商品质量不好,他们就说,这个东西不成用。现在,我终于听到,瑞明的儿子——“不成用”。在我们野马镇,说一个人“不成用”不用这么含蓄,一个人“不成用”,我们就会说,这个野仔废了。“不成用”,比“废了”文明得多。

主任说,瑞明当清洁工挣钱给儿子绍永去南宁读大学,他毕业后不好好找工作,而是跟人去搞传销,这就“不成用”了。

去搞传销,那还得了。南宁的青秀山、五象广场,防城港的

海洋公园,北海的老街,经常有很多胸口挂着观光牌的游客,他们多是来自北方,被自己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以“参加北部湾大开发”的名头,“劝说”来到广西,被“资本运作”这样的“捞金术”所迷惑,饿虎扑食一样赶来,梦想有朝一日能登上“传销王国”金字塔的塔端。他们最初都是被一辆大巴拉到南宁、北海、防城港等地著名的楼盘或者景点旁边,旅行团一样轰轰烈烈。他们的“导游”从始至终,只干一件事,就是很神秘地告诉他们这些楼盘和景点的来历——这些楼盘和景点,每处都有强大的官方势力在支持。这些楼盘的哪一块砖哪一片瓦,景点的哪一块石头哪一尊雕塑,都隐含着发财的门道。总之,不是有后台,就是风水好,这很“中国”。一圈转下来,有人离开,有人留下。我的一个北方同学,有一年被骗到南宁,在旅游大巴上被洗了几天脑,才想到要来找我,我去接他,途经竹溪大道边上金光闪闪的“迪拜七星酒店”,他对我说,这个房子,是某某家的。某某是国家领导人。我当场就说他被骗了。这时候他还陶醉在自己的发财梦里,从包里拿出他自己写的几幅字,说下车后,你找个印油,我给你盖章,一幅字值一万块钱呢。他是书法家我还是第一次知道,我哭笑不得,又不好拒绝,下车后找了个印油,他摸出印章,短短十几秒,我就拥有价值几万块钱的字。凡是被传销洗过脑的人,不管什么物件,在他们眼中,都可以卖大钱,哪怕是很丑陋的字。

我不知道瑞明的儿子绍永是怎样的一种情况，一般搞传销的大多都是外地人，他一个本地人，怎么好意思去走邪路，最后变得“不成用”呢。我心疼瑞明，一个乡村清洁员，有一个搞传销的儿子，父子俩职业差距也太大了，一个在地上刨食；一个想天上摘星，他以为他是航天员。绍永不会想连他爸都拉去入伙吧。

真是这样。村主任说，瑞明人老实，在村里人缘很好，绍永想通过他在村里发展下线，瑞明没有上当，惹恼了绍永，两年不回来，后来还是警察帮忙，端了传销的窝，才把绍永“遣送”回村里。

主任说，绍永回家后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成了一个懒汉。最最要命的是，他跟他爸爸，他妈妈，跟所有的人零交流。哑巴一样不说话。前几天，瑞明说了他几句，他竟拿刀片割自己的手腕，幸亏发现得早，要不事情就大了。瑞明这几天天天守着绍永，生怕再出什么意外。村里的卫生没人理，一路都是牛粪……

主任说，你是从南宁来的，你帮一帮瑞明，去做绍永的工作，拿死来威胁老头子，这不是坏人吗。

瑞明在一边连连点头。

这就是村主任带我来瑞明家的目的，他要我想办法，劝说一个曾经深陷传销迷局的年轻人，重新回归社会，替父分忧，挣钱养家。

这是我下乡扶贫的第一个任务。

瑞明看着我，在他眼里，我是那个能救命的郎中。

这有点难，我平时在单位，懒得跟人说话，我说的“说话”不是那种客气的、礼貌性的聊天，那样的聊天我也会，我说的说话就是不要轻易跟人掏心窝，哪怕是最好的朋友。好事也好不好的事也好都要自己藏好。好事别人不会轻易羡慕你，不好的事也没有人帮得上忙。所谓的分享，不是炫耀就是诉苦，在我眼里都是自取其辱。去劝绍永回归社会，高高在上，无关痛痒地说些电视上经常播的话，肯定不起作用，如果我是绍永，有人来这样劝我，可能会适得其反，会更加坚定我终生以传销为业的决心。还有，我前面说过，眼下，我看什么都顺眼，一个成年人，他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他自己的自由，绍永弄传销弄了这么久，内心早就板结，我去劝他，相当于鸡蛋碰石头。这个时候我有点冷漠，有点虚无。我没有细想，血缘是一只巨手，扼住清洁员瑞明的喉咙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孩子，如果我的孩子不像正常人那样生活，我肯定也会跟瑞明一样，天天倒吸凉气，呼吸紧张。这真的是一件要命的事情，不是唱歌走调，不是跑步姿势不正确那么简单。

但是我又是个认真的人，我觉得我要跟绍永谈话之前，我得先好好了解一下绍永，真要去劝他，先要了解他，不光他，还要了解这个村庄。这个远看像仙境，近看脏、乱、差的小村，得有一些

让我记得住的东西,这些东西,没准能对付得了绍永。还有,我总不能像个局外人似的跟他聊吧。总得跟他掏心掏肺吧。说到掏心掏肺,我又非常地抵触。

我拍拍瑞明的肩膀,说,你放心吧,我会好好开导他。

瑞明指着 he 刚才走出来的那个房间,说了句土话。村主任翻译,说,绍永就在这个房间睡大觉,你要不要现在去跟他聊?

我不愿意现在就去。我说,先不要去打扰他,先了解情况,想好怎么说,再专门找时间来见他。我说,瑞明你不要太担心。我心里想,一个刚刚拿刀片割手腕的人,短期内是不会再割第二次的。

绍永不会有事的,你该干活就去干活,村里面的卫生少不了你去做。我说。我现在确实不知道能跟绍永说些什么。

主任也在一边附和,说有李主席在你就放心吧。

瑞明失望地点头。

我兼任一个协会的副主席,送我到村里的单位领导洪大炮为了让村里人重视我,故意把我叫成李主席。我一下车他就回城了,生怕我反悔,他一分钟都不肯多待,捡了一个大便宜似的火速离开。刚见面,村主任说,来了李主席,脱贫有希望。我看得出他眼里有客套的成分。他并不相信我能做些什么。

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收成,天气。瑞明的心思在儿子身上,不管聊什么他都往儿子身上扯。主任以为瑞明过多谈论自己的儿

子我会不耐烦，就像刚进门他俩谈论绍永的事，没有原话翻译给我听那样，叽里咕噜，把我晾在一边。从他俩的语气和手势，我猜得出他俩一个在恳求，一个在推脱。主任原本是希望我今天就把这事接过来解决掉，没想到我慢热，他也只好推脱。最后他代表我跟瑞明告别。我们离开瑞明的家，瑞明没有送我们，我们还没转身，他又一头扎进儿子的房间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呢？

主任说，除非死了人，要不然吃多大的苦都不会说出来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如此。

主任跟我介绍，在村里，有时候是白天，有时候是晚上，办丧事的鞭炮声突然就响起来，那是谁家“有事”了，在这之前，这个家庭发生什么事情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平日里，各家各户万事不求人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决不轻易人前示弱。

从主任的介绍中我得出这样的印象：

这个村庄的生老病死过于波澜不惊。

这个村庄，有点深沉，也有点麻木。

我喜欢这样的小村。这样的小村，挺对我“胃口”的。前面说了，我懒得跟人“说话”，很少轻易跟人掏心窝，哪怕是最好的朋友。不管是好的事，还是不好的事，都自己一个人扛。因为我觉得好事别人不会轻易羡慕你，不好的事也没有人帮得上忙。

所谓的分享，不是炫耀就是诉苦，在我眼里都是自取其辱。

洪大炮派我来这个地方算是派对人了，我来到这里，真像是回到了家。

主任跟我讲几个“有事”的典型事例，其中事最大的，就是十几年前村里的一起群体中毒事件。

十几年前，一个五月天，村里的年轻人海民去田里洒农药，晚上回家，吃饭，喝酒，头昏眼花。海民以为自己干活太累，不胜酒力，早早上床休息。躺下不久，肚子又出了状况，先是隐痛，后来越发严重，还伴有呕吐。海民对新婚不久的老婆美雪说，完了，肯定是农药中毒了。美雪启动摩托车，用出嫁时娘家送的“背带”（把新生婴儿背在身上的长布块，能挡风，保暖），硬是把海民绑在身上。摩托车一路狂奔，赶到县城医院。

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，海民已不省人事。医生打针，灌肠，忙了几个小时，才把他抢救过来。

几天后，海民出院，还是美雪，骑着摩托车把海民驮回家，车上，夫妇俩商量，请朋友来家里闹一闹。捡了一条命，夫妇俩都觉得庆幸。回到家，美雪杀鸡宰鸭，烧火做饭。朋友们接二连三地来到，这个时候，他们才知道海民农药中毒的事。这几天，夫妇俩去了哪里，去干了什么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对海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

海民刚刚出院，不敢喝酒，让朋友们放开喝，朋友们也不客

气,打圈干杯,猜码划拳,非常火热。酒足饭饱,朋友们各自回家,一个看似平静的夜晚,这时候危机四伏。接下来,前后不到两个小时,来海民家吃饭的朋友,先后被家里人,像当初美雪送海民去县城医院那样送往县城,两个小时前他们还在海民家猜码划拳,两个小时后又在县城医院的病房里汇集……当晚在海民家喝酒的一共有七个人,先是赵一敏被弟弟赵二敏送到医院,刚刚进急救室,第二个朋友又被送到,是赵孟林,他喝酒时最活跃,又是唱歌又是跳舞,现在被他老婆从摩托车上背下来,瘫在地上,口吐白沫……医生一问,得知赵孟林跟刚刚被送到急救室里的赵一敏今天同一个饭桌上吃饭,知道大事不好,肯定是群体性中毒事件。医生报告给院长,院长还没赶到,又一个中毒者被送到,是赵东生,接下来是赵茂林和赵启胜……

这个村庄,伴随着摩托车的轰鸣声,先后有五道光柱,野兽的眼神一样划破黑夜。

除此之外,并无异常。

整个村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个村庄的另外五个人,在县城医院的病房外,焦急地等待亲人的消息。

在海民家吃饭的一共有七个人。另外两个是冠远和他的儿子忠发,他们没有被送到县城,因为家中只有父子俩。冠远以前当过兵,学过战地自救的知识,自己肚子翻江倒海时,他知道这